

## DONGHU·YUSI

## 秋兴六首

□ 芦荻

松果

灰麻雀一样 高高地栖息松枝上  
为下一程飞行 蓄积力量

而我每每 在松香的诱惑下  
揭穿它们 玉米或菠萝的伪装

让它们 如一只只陀螺  
等候我的鞭子 抽得它们晕头转向  
直到心甘情愿地交出苦苦珍藏的香

向日葵

原以为 这深秋之日  
向日葵早已破晓光了

万万没想到 在城市一城  
方圆几十亩地的田野上  
竟然还蓬勃地生长着  
一大片金灿灿的向日葵  
给气温日渐走低的  
城市捧上另一颗  
温暖但别有风情的太阳

十万朵,不,也许是  
百万朵葵花 在田野上一起绽放

如此盛大的场面  
令我等慕名而来的拍客  
欢呼雀跃 心花怒放

向日葵 这些秋天的播放器啊  
你们是要向世界发布  
秋收的捷报  
抑或是冬天第一场寒流  
即将到来的消息吗

此刻,如果梵高 芒克也来到这里  
这些面向四方的向日葵啊  
必将一起齐刷刷  
将头转向他们 用更加灿烂的笑脸  
把秋野照耀得更加明亮

它们期待着 在他们的笔下  
放射出不朽的光芒

即景

透过校园青黄交接的栅栏  
竞走的我,远远地  
看见缓缓流动的大河  
静止如铺满秋谷的场院

而对岸 长长的 高高的 尖尖的  
沿着河堤蜿蜒而行的白色护栏  
在辉煌的阳光中  
飞速地移动 耀眼地变幻  
如一系列动车 奔驰在秋天

无患子落叶

海德格尔说一朵花的美丽  
在于它曾经凋谢过  
对于深秋刚劲的无患子  
这句话同样适合

它金黄的叶子 在凛风中悠然坠落  
归根,并恰好被夕阳点燃  
作一首落日熔金的壮歌

它是孤独的吗?不!  
不远处,一片银杏树  
正以相同的韵脚 与之一唱百和

银杏湾

一条大河 在一条大船的拖曳下  
拐出了一个月亮湾

岸上,一片银杏林  
用纷纷扬扬的落叶 一笔一画地  
描述着深秋的萧然

金叶,阳光一般 漂浮在草丛上面  
等待着诗人拾捡 与此同时,  
对岸的晚稻 正守望在田坝里  
等待着风快的谷镰

大自然的默契 从来都是这样  
心照不宣

离开银杏湾时 我拾了满满两袋  
落叶,准备带回家 埋在庭院里  
溉肥来年的春天

桂花

满园的桂花香了 如芝麻一样  
令我陶醉

细碎的花儿 红的 黄的 白的  
多像五线谱上舞蹈的精灵  
闪烁在翡翠的缝隙  
将一棵棵普通的树木  
谱写成了深秋的传奇  
酿造成了月亮的液体

桂花 默默的倩女 眉目含情  
腹有诗书 所有的华美都在空气里

行走千里万里 你伴我千里万里  
一生的夙愿 归根结底  
无非是 头戴桂冠 月华里  
饮一樽又一樽 桂花美酒

## 诗路花语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余等平湖知青奉命支边,在大兴安岭图强林场(今属黑龙江漠河市)工作生活八年。往事绵绵,如缕似烟;青葱日子,悠悠已远。然每每提及,常情不自禁。

地处北纬53度的东北边陲,那是真正的远方。环境条件极其恶劣,曾经是反帝反修的最前线。那条著名的界河对岸,便是虎视眈眈的北方强邻。置身林海雪原,不乏诗的意境,却没有抒情的闲情逸致,只有立足、生存、成长、发展的奋斗篇章。开发边疆,战天斗地,自然改变着人,人也改变着自然。苦,并坚持着。如同一群初生牛犊,角扎火把在寒夜里舞蹈。这是知青岁月的真实写照。

上山下乡的是非功过,自有历史评判。对于这场运动的亲历者来说,所经受的磨砺和情感历程,影响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世界人生的判断与价值取向,又在日后默默地激励着我们,为我们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正能量。我们是饱尝人生百味的一代。知识青年,是我们昨天的名片;负重跋涉,是我们的标志;自立自强,是我们的通行证;而大兴安岭,则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和荣耀。

当生活关上了一扇窗时,却又打开了另一扇门。尽管我们历尽艰辛,却又是那么幸运——迎来了改革开放,赶上了信息化时代,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并正在见证中华复兴列车的追云逐日。我们已经不虚此生。值此支边五十周年前夕,遥望星空,思绪涌动,戏作浅赋,是为纪。

赋一

时光荏苒,岁交庚戌(公历1970年)。三月十九,长征载星,首游苍穹,号“东方红”,万众彻夜欢腾,一时举国无眠。流火盛夏,喜报传来,成昆铁路,剪彩通车,各界无不雀跃,妇孺奔走相告。深秋风激滟,“四个面向”口号,响彻大江南北。初冬寒未至,上山下乡运动,遍及神州各地。

东海之滨,昔吴越古郡,素称鱼米乡。浙江名邑,美誉金平湖,乃吾桑梓地。彼时故里,群情激昂。莘莘学子,相互鼓励,请缨戍边报国。热血男儿,慷慨陈辞,自愿扎根边疆。固有志坚一族,或振臂立誓,或咬指血书,以证赤诚心迹。然众心本各异,疑虑彷徨者,随波逐流者,也不乏其人。

十月廿一(公历11月19日),号令乃下。是日午后,南门校场,旌旗招展,锣鼓喧天。先锋中军,誓师出征。男女学生,个个英姿飒爽;城镇青年,人人意气风发。父女道别,慈母叮嘱;兄弟相拥,师生互勉。口号声里,粮草辎重,随身行囊,悉数装

## 心系北疆情如初

(支边五十周年赋)

□ 沈羽

车。红心一颗,雄文四卷,鼓击三通,浩荡开拔。铁甲专列,借道嘉禾,汽笛长啸,星夜挥师北上。此情此景,永载史册,虽历岁月沧桑,而毕生难忘焉。

跨长江绕泰山,取道山海关,三百六十新甍,日夜兼程。跃黄河过九省,攀上兴安岭,七千华里路程,克日抵达。大队安营图强林场,少部队分各处扎寨。盼顾四周,林涛怒吼,群山环抱,人迹罕至。登高远眺,朔风正紧,岭高壑深,云淡天湛。孤寥帐篷之外,前面是冰,后面是雪,可谓冰雪世界;额尔齐河两岸,近处是木,远处是林,堪称林木参天。

各路人马,陆续汇集。五湖四海,相同目标,南腔北调,济济一堂。籍有浙、京、沪、冀、黑、吉、辽、内蒙之别,族分汉、满、回、蒙、朝鲜、鄂伦春、鄂温克不等。盖因文革时尚,林场又曰公社,一套组织机构,政企合体管理。按连排班序列,遂行全员重编,场部时设政工、生产、后勤三组,下分基建、机械、肥木、木板、筑路大队等部。以连为独立单元,实行军事化运作。

列队点名,黄毛丫头,军衣军裤军帽,乳气未脱;工余饭后,青皮后生,雪人雪仗雪橇,童心依旧。三尺通铺,火龙一条,一顶帐篷,两头柴烧;晨操晚习,吹哨为号,出工开饭,统一步调;定时熄灯,夜半拉练,加班加点,会战频繁。人声鼎沸,油锯声回荡,唤醒飞禽百兽。引擎轰鸣,推土机作业,震惊山神土地。山河藏精灵,林木具真性,或有值日功曹,早奏凌霄玉帝? 支边知青生涯,亦即自此始也。

赋二

滴水即刻冻,呼气立变霜,环境艰苦,气候恶劣。灌衣去冰河,取水凿洞舀,高寒禁区,名不虚传。打柴整禾,烧炉点炕,防冻取暖,每日首要。粮分粗细,窝头高粱当家,米饭月限一斤。菜无时蔬,海带土豆担纲,三餐基本不变。现实残酷,理想在山沟里失落,教人迷茫困惑。反差巨大,激情于寒潮中消退,难免情绪起伏。随遇而安,勇于克时艰;自我调整,逆境敢扬帆!



松岩云腾 朱文治 作

## 知青初到村

□ 李宝铭

船里闷了三个钟头,出来完全变了天:路两旁全是平坦坦的田,几幢显得破旧的房子散落四处;太阳变红了,一半好像落进了地底下,几只烟冒着缭绕的白烟,使刚种上春花的田里开始模糊起来,看不清哪些是油菜哪些是麦子及蚕豆。远处一条狗在叫,几只公鸡在争着喔喔啼,东边一声,西边也一声,热闹的是它们,农村里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城里的孩子在中学读书毕业,就要上山下乡。“知青办”把户口分到农村的生产队,他们就成了广阔天地里的知识青年。那年头,知识青年时髦又吃香,在队里地位超过队长,就是在公社、大队的头头们的眼里,也得“另眼相看”。队里有个知青,全队跟着升档次,队风不好,经济条件差的队就轮不上知青来插队。怪不得今天,队里男女老少满是笑脸,早早地把队里的两间工房腾开并打扫干净。

晚饭时分,队里的人都匆匆扒完饭,早早来到知青屋里看热闹。这间墙壁斑驳的工房,今天像闹新房一般热闹:屋里100支光的电灯,照得窗户雪白,印上窗户纸上的头影,根根头发梢都数得清。队里的憨大阿三站在门口外,不停地招呼着来者。这孩子,今年17岁,个子高高的,就是脑子里少根筋,身上脏兮兮的,一季一身衣服,从来不见洗过,挨近他,满鼻子酸臭味。今夜他戴着一顶不知哪儿弄来的雷锋帽,一个帽耳朵向上,一个帽耳朵朝下,看见人一点头,两个耳朵就一上一下地翘。“王家婶妈,来了,里边去。”“张家公公,您来了,人都在屋里。”“李家婆婆,您也来了,当心门槛。”“冯家阿叔,你迟了,屋里人都站不下了。”憨大阿三准确地叫出每个过来的人,没

出过一次错。有人说:“阿三,外边冷,进屋去,别瞎忙。”阿三嘻皮笑脸地说:“他们说我身上臭,我不进屋了,在这边当警察,蛮好的。”

说知识青年,其实也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除了脸白些,嫩些,其他和农村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但说话急急巴巴,又带着城里腔,逗得大家都笑乐了。屋里的人七手八脚,帮他铺起床来。他打开背包,把书、笔、本子都码在小桌上,最后是一只香烟盒大小的收音机。

知青打开收音机,接连调换了几个台。大家才知道,这“新式武器”好,盒子小,里面的花样经多呀,唱的、讲的什么都有,不像墙上挂的广播机,想听不想听就是一个调,还要拉上一根长长的广播线。识字的几个翻起了桌上的书,喜欢听歌的盯着那小盒不眨眼,姑娘们关心起他穿的衣服,悄悄议论起这些年城里时髦衣裳的样式和颜色,阿秀没几天就要出嫁了,她伸手摸了一下床上的被褥,轻口说:“这么薄,小年轻要冻坏的。”王家婶妈捧着蓝花大碗挤上前来:“小伙子,灶上还没烧过柴火,没吃晚饭吧。来,我给你做了碗雪菜面,乡下没有肉,多倒了几滴菜油,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王家婶妈的面条是队里出名的,但现在手头不宽裕,自家也只能在逢年过节才吃到。听到知青来了,她才从准备过年用的面粉里抠出一点,拌了一碗面条。

热气腾腾的面条一上桌,满屋的雪菜香味,惹得刚吃过饭的人也舔了舔舌头,咽着口水。“谢谢大娘,我不饿,包里有饼干,我吃饼干。”知青客气地道谢。“饼干太干了,又冷,吃面好,趁热吃,暖和!”知青见推不掉,就接住那碗面,挑起一筷面,才吃了一口,又放回桌上,把带的饼干分给大家。大家小心地咬一口饼干,都说没

自我——是为青春感悟。

赋三

日月如梭,光阴匆匆。丁卯初夏(公历1987年5月),兴安山脉,烈焰腾空,震惊中外!祸起作工不慎,误犯火神;顿时祝融震怒,驭龙施威。青青林木百万顶,转眼毁于一旦;累累创业之成果,顷刻化为乌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遇灭顶之灾,八方支援,重建家园,图强浴火重生。青山矗立,不堕凌云之志。遭生死大劫,百折不挠,卧薪尝胆,灾区凤凰涅槃。自甲午起(公历2014年),各地停止采伐,保护森林资源,惠及子孙后世。

寒来暑往,四季更替。庚子年初(公历2020年),新冠病毒,作祟江城,波及各州府县。国土披铠献计,中央果断施策,断臂封汉救苍生;白衣天使逆行,军民戮力同心,众志成城驱恶魔。遥看五洲,疫情肆虐,人心恐慌,东京奥运顺延;放眼四海,亡者百万,染疾无计,米夷失控甩锅。肺炎之乱,遗害无穷,经济下滑,万邦重挫。寰宇之内,惟我华夏,防控得当,国体稳固,经政民生,一枝独秀。五月初三,西昌报捷,北斗收官,大国重器,星耀河汉。

又逢秋风凉爽时,屈指支边五十载,捧茗凝神作静思,世间万事皆沧桑。抚今忆昔,感慨万千难平;温故知新,岁月蹉跎心如潮。幼年一穷二白,缺衣少食,百业待兴。少时自然灾害,瓜菜代粮,遍尝饥寒。负笈求学之际,“文革”浩劫,饱受其害。计划经济时期,凭票限购,物资匮乏。喜迎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社会发展。及至步入小康,国强民安,苦尽甘来。如今退休赋闲,老有所养,衣食无忧。

桑榆暮景,晚霞满天,逍遥正逢时。年逾耳顺,余勇尚存,有为须赶紧。拥抱新事物,电脑手机互联网,拼多多淘宝,抖音微信圈,样样玩得溜。融入新时代,聚会喝茶广场舞,自驾农家乐,结伴境外游,事事不落伍。有老同学,读书学画,潇洒自在,其兴亦浓浓。有老朋友,养花弄草,颐养天年,其乐亦融融。热心人,心系公益,老有所为,发挥余热。劳碌者,侍儿带孙,买汰接送,继续操劳。

当初青涩时,总欲白纸绘美图。那年梦正浓,豪言热血写春秋。蓦然回首,华发暗生,猿声渐远,激流已过。龄虽与岁增,心却常拥春;老骥犹识途,奋蹄当量力。携手北疆,同道情谊深厚;曾经沧海,共事缘分旷世。人生如梦,心安便是归处;旅途无常,平淡即是幸福。相识半个世纪,牵挂穿越时空,道声战友各自保重,且与诸君击掌相约;穿衣饮水,冷暖自知;感恩知足,舍得常乐;顺应自然,无碍无挂;健康平安,活在当下。



松岩云腾 朱文治 作

吃过。王家婶妈分到了一块饼干,忙塞到袋里。家里有个三岁的孙子呐。张家公公摆着手,不接饼干,他蹲下身去,用手掌在知青的鞋上量了量,起身说回家了。队长来了,坐在知青的床沿上,看着大家高兴,也笑了,说:“我们队有面子,今年,我们大队就分了一个知青,我们队轮上了,挺光荣的。小任同志,以后是一家人了,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对了,他姓名,叫国平,以后大家就叫他小任同志。”

屋里热闹了好长一阵子,深夜,屋面上结霜的时候,大家才陆续回去。第二天早上,张家公公来敲门,送来一双草蒲鞋,昨夜,他量了鞋码后,回去连夜用稻柴做的,他告诉小任:“这东西不怎么好看,但冬天穿着脚不生冻疮。”媳妇三婶妈看到后,从旧衣服里理出一把毛线,用针结了二只袜鞋,这两样东西一配,就是农家高档的过冬鞋了。

不会儿,阿秀也来了,拿来一条崭新的绒毯:“小任,你的被子薄,这条毛毯借给你。不用还的,我后天就出嫁了,你还小,一个人在外,当心着凉。”李家婆婆迈着麻雀步,捧着一小瓮腌冬菜,上家门说:“这咸菜,没菜下饭时咬几根,挺下饭的,不馊不坏,慢慢吃。”放下后转身就走,婆婆小时候裹过小脚,走路慢,她怕出工迟到,天天提早出门。

在大队合作医疗室的小慧送来了两个空盐水瓶,还为小任介绍:“晚上倒上热水,放在被窝里,与城里的热水袋一样用。除了大队里的干部,别人的人还没给过呢。”

只过了一个晚上,任国平就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站在门前,看着低矮破旧的农房,和那群为他奔走的队里人,眼眶里有些湿漉漉的。